

DUKU

读库

1604

新星出版社
NEW STAR PRESS

DUKU



主编 张立宪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库. 1604/张立宪主编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133-2322-2

I. ①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IV. ①I217.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15526号

读库1604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57268861

官方网站: 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770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: 11

版次: 2016年9月第一版 2016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2322-2

定价: 30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读库联系调换。客服邮箱: 315@duku.cn

目录

- 1 他们 贾行家
一闪念、一片断、一言行、一场景、一旧事。
- 92 “大师，也许不是想要成为大师的人” 黄建鹏
中国摄影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位重要人物。
- 148 从军记 瘴弦 口述 / 王立 整理
孙立人的一张招生告示把我带到台湾，决定了我的一生。
- 205 瓦伦蒂诺：最后的君王 Archie M
“瓦伦蒂诺让每一位时装模特蜕变成名门淑女，把每一位名门淑女幻化成时装模特。”
- 264 山寨之王 刘思羽
二十年“零亏本”的“精神病院”完全揭秘。
- 278 圣徒 王巍
在基督教各教派中，有名有姓的圣徒数量据说在一万以上。
- 314 炼成一个共同偶像 刘勃
每一个叙述者，都讲述了最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故事。

他们

贾行家

一闪念、一片断、一言行、一场景、一旧事。

2011年8月开始，我用“他们”做标签，每月写三十条微博，一百六十三个字为限，共有近千条。这些既不成文、又不成章的微博，条目间并没有关联，从哪里看起都一样，讲的就是我所视听经历过的、偏见中的、谣传耳食里的人事景物。

“同情心”总被作为判断人性或非人的标准，但我以为这概念是中性的，反倒经常产生干涉和灾难。当我怀着同情在记这些微博时，可能是想谈论做了一回人所感到的局限，于时间空间，于心智和力量，悲喜、爱恨、祸福、正反，这些经不起推敲的概念也都是从这局限里来的。归人和过客，远道而来，映入眼底，又从另一面远去，如同我在他们眼中的去来，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同情。

于是这些微博的第一条是这么写的：

“他们，困苦地活着”——狂妄地引用这句话作为开篇。在“活着”这条窄路上，无需对困苦有清楚的知觉和记忆，“在经历”就已经够受的了。当我们因为破灭而活在世上、彼此戕害时，我们忍受着自己配不上的磨难。谨以自怜和同情记录我们的行状。

市井

每天带着儿子来散步的老先生像个老干部，他的儿子像个唐氏综合征患者，父子俩都干净体面。他们打羽毛球，踢球，每天都玩得很尽兴，老干部用一种自豪欣赏的语气和儿子说话，看着他一拐一颠地跑来跑去。他们从公园里消失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人们觉得是老干部没了。

有些精神病患者喜欢指挥交通，有些则喜欢待在气派的办公大楼门外，在武警或石狮子的鼻子底下，坐着憨笑、跳舞或骂些语焉不详的脏话，保卫和信访干部也懒得干涉。市里的机关搬迁到江对岸，据说也有躲清静的功能。没几个月，那个精神病患者又跟来了，也说不清他怎么找到这里的。

摆鞋垫、针头线脑地摊的老太太，带着条串得看不出

种来的长毛狗。下大雪，她在摊上盖了层塑料布，围上厚围巾，只露一双积雪下的眼睛，让狗蹲在她的两腿中间，远看是个雪坟，这天气，谁会来买针头线脑呢？天气好，她静坐着，狗在不远的花坛里幸福地钻来钻去。

每次在家门前的快餐厅吃饭，都能碰上对儿二十岁左右的情人。女的有一点风尘气，穿着很入时，男的比她矮一些，是在校学生的模样，又长又油的头发，表情像个冤死鬼。女人一屁股坐下，打开铝合金化妆箱描绘自己，等男的托着餐盘回来，虔诚地用双手喂她喝水、吃东西，崇拜地凝望她。咀嚼完便一言不发地起身而去。应该是天天如此。

每月二十五号的银行分理处是个灾难，满满一屋子不能等待一天、一个下午的老人，颤抖着站起来、坐下，放慢一切动作，把十几张纸币数过正反面。在默默地凑够了一个不断萎缩的整数时，再回到这里存回来。窗口里的人笑着交头接耳：“差一岁九十了，存五年定期，要干吗？”

在银行的玻璃后面坐了几年之后的柜员熟悉来这里的一半储户。“那个刚进来的是个小姐。”“这么胖会是小姐吗？”“那帮老头子，只要年轻就行了。她的钱你得注意，小姐收到的钱里有四分之一都是假币。这帮老头子，真他妈的！”

多年前，利息正高而房子便宜，有些人靠吃长在银行里的一笔积蓄或债券的孳息活。储蓄所的常客里，有位神情孤傲、很有风韵的中年女人，每个月领一次利息，本金在当时很大：一百万美元，推测不是她的钱。柜员猜了几次，没猜出所以然。后来，只是记得有这么个人，至于她什么时候不再来了，记不清了。

沈阳西塔附近有许多平壤餐厅，交叉挂着中国和朝鲜的国旗。别处也有平壤餐厅，没这么多，总是过一阵就神秘消失了。异常洁净，很多真假花，我从没进去过。上午十点多，穿着民族盛装的服务员排着队来上班，遵守着她们严苛的外事纪律。女孩子们都很漂亮，边走边背中文，冲路人微笑，圆鼓鼓的脸，仿佛从一个美好的地方来。

很多年前，在台球介于时髦运动和流氓行为之间时，我在台球厅看到一个左胳膊没有前半截的汉子，穿着浅颜色的西服上衣，他用剩下的那一点肘关节架杆，球打得很准，神情自得，奇迹般的边打球边抽烟。我们这些孩子都希望关于那半截胳膊也有个同样潇洒血腥的故事。

在县里投资的韩国老板六十多岁了，把工厂管理得像铁打的营盘。坚持每周进补，坚持每天分两次喝掉一斤白酒，只睡四个半小时，坚持夜夜去城关镇最大的歌厅。助理按照老板夫人的吩咐，只在他的口袋里放两千元现金，因为他会

掏光所有的钱送给当晚遇到的姑娘。知道他的人对他都有点儿崇敬。

公园里操皮肉生涯的女人，在自己面前摆上一溜四五块砖头，每块砖头代表十元钱。遛弯的老头子迂回过来，左看看右看看，再数数砖头，伸脚扒拉开两块，满怀期望地望着她。

在大厦屋檐下睡觉的流浪汉，总能想办法弄到点儿白酒，让自己在入睡前暖和一些。他的十个脚趾一个接一个地烂没了，伤口附近生满冻疮。有一天来了辆120，把他拉走。他再回来时，两只脚彻底没了，爬回那个屋檐下养精蓄锐。

小生意，战略咨询远而风水近。门前这条闹市上唯独有间铺面任何生意都做不起来。较经典的一次，趁热开了个该稳赚的网吧，赶上北京两个少年在网吧纵火，死者中有两名新丝路模特，全市也跟着重新核发牌照，一搁就是半年，再没见缓。之后，饭店、服装店、补习班、旅馆，每隔半年左右，就能看到一伙满脸发财梦、不信邪的人出现在开业典礼上。

我觉得毛病出在门口那个老鞋匠身上。说他是鞋匠其实很勉强，摆了十几年摊，连个拉锁都不会换。老也未必，来时相貌就像老汉，从半地下室台阶上的摊子后头往女人裙子里扫视时，眼里还有精光。他的手艺烂，要价高，遇到顾客不满会耍死狗，但生意好，因为谁都误以为他比街对面姐妹

俩的擦鞋店便宜。他如个尿盆堵在这铺面口，不知道为什么承租者都没发现。

这个老者卖菜属于玩票，站在市场尽头，不吆喝，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干吗的。菜装在自行车后座的柳条筐子里，单日子是小白菜，双日子是豇豆角。菜生得细小抽巴，都是虫子眼儿，没喷水，卖相难看。自己家吃剩的。逛早市的人自然舍弃茁壮而可怕的青菜来买他的。他没秤，也犯不上买秤，按捆儿卖，一捆儿两块，捆儿打得也大小不一，大的被抢光了之后，小的也很快被抢光了。

新疆人的烧烤摊子一般是六点左右支起来的，两对夫妻带几个少年，炉子极长，几十张折叠桌，扇起来弥天烟尘，三条街外看就是火灾。这里是市中心，禁止摆摊，还是某家商铺的正门前，但是他们来了，他们看见，他们就烤羊肉串。一宿的流水近万元。收钱的新疆女人灵活修长，精通东北脏话。

棚户区在城边上暗暗结成，像蛛网一样，既不可理喻又秩序井然，表面上两间低矮的砖房里可能挖成了四通八达的构造，藏着四五个租户、开好几个生意。棚户区一旦形成，住户们就在里面自给自足，发展出低廉的生活成本和完善的自治方式，结成紧密的联系。所以，以种种理由拆除他们的生活更像是紧迫的政治任务。

发生一起命案，或重大活动、节庆前夕，警察在夜里悄悄包围棚户区，几台警车堵住出口，一个门一个门地摸过去，逐户查暂住证。带了十几个青壮年男子回派出所比对个人信息。没有被带走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到被窝里，寻找刚才的体温，试图接上中断的电视剧剧情。

棚户区里，你可以带着各自的秘密生活。强奸了十几个小学女生的凶手最后在这里找到了，是个迁来多年的外省鞋匠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，邻居都觉得他规规矩矩，没看出有什么不规矩。

如果有大批神秘买家来棚户区购买最破的房子，就预示着惨烈的补偿和征收拆迁即将展开。产权认定，匆匆翻盖，工作组，煤气罐和标语、条幅，挖掘机。铁腕的领导到现场指挥，一声令下：“把爬到屋顶的人给我用高压水枪‘滋’下来，拘留，由着他们这么闹还了得？还是法治国家吗？”大义凛然，也有点儿疲倦和委屈。

搬家公司的人说，常接到这种活儿：从开发区二三百平米的高层公寓里把家搬进破败的平民旧房，东西不多，都是些又重又卖不出去的家具。大多看不到男主人，女主人话很少，以木然的神情维持尊严，小费基本指不上。“咱们过惯了的日子，他们可能过不了了。”

搬来家南方生意人，男人早出晚归，二十岁出头的女人怀抱个不会走的孩子，指着远处跑着玩的七八岁男孩儿说：那也是我儿子。于是谁都知道她曾是个“外宅儿”了。邻居的老太太们不屑一顾地议论什么她自然都知道，像没听见，对任何人都得体殷勤，奉承得不着痕迹。几个月后，人人都说：难怪难怪，这南方小媳妇真不得了。

电线杆上有一则启事，“此地的免费棋盘，已经转移到儿童公园乒乓球台旁，热烈欢迎棋友前往切磋”。我特地跑了一里路到公园看过，是个弥勒模样的老者，巡回于几架木头棋盘间，身后树枝儿上挑着副没装裱的对联，上联是“其乐无穷”，下联是“公园下棋”，无情对。已经有了几对棋友，下得臭而严肃。

出租车司机常在立交桥下的空地上小便，热天辣得睁不开眼。有对在这儿拥吻的情侣，肤色黝黑，女孩儿背影茁壮，从穿着上看，应该是结伴到城里来打工的。他们或许需要付出很大代价，或许永远没有机会，在这片面无表情的街区里得到个体面的空间亲近彼此。

松花江也搞生态，投放鱼苗。几天以后，几里外的下游，就有一群老头儿用纱窗一样的细网捞指头长短的小鱼。这样的小鱼能干什么呢，就是为了玩，老头儿们笑呵呵地回答。还能和他们说什么呢，能把他们怎么样呢？

南方某座富庶的小城“古文化街”前，许多擦鞋的人。傍晚，来了个戴眼镜、穿夹克衫皮鞋的，一屁股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“放心，只收一块钱。擦下干净。”说得轻柔而不由分说。问为什么来得这么晚，说是区里的干部，下班顺路擦二十双鞋，赚点儿外快，够全家菜钱。当地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没出息的人才做干部嘛。

国营大厂被碎碎零刷，卖给了开发商，退休工人中的幸运者拿到数以百计的退休金，觉得差强人意。只是活动的场所越来越小，就剩下块巴掌大的绿地。他们发明出一种锻炼方式：晚饭以后，排成密密的一排，在这块小树林里逆时针绕圈子，每圈一分半钟，像是转经道的藏民，踩出条路来。生活和国家要求他们如何蜷曲，他们就如何蜷曲。

这是个揉奶师讲的：到病房看了一眼，说你这是什么时候隆的啊？病房里的人都变了颜色，她看见产妇的眼神一寸寸地尝试去和丈夫对视，赶紧趁吵起来之前溜了出来，在门外吐了吐舌头，叹息自己一把年纪嘴上没把门的。后来听说那对儿在闹离婚。“你说我这是嘴欠做的坏事吧，也没准是好事？”

揉奶师接着讲。有个产妇奶水挺足，吃一半扔一半。大舅哥去了一趟，回家就闹，说他妹妹在婆家成奶牛了。产妇产娘家有钱，大舅哥拿来两万块钱，说给你家买奶粉，别让我

妹妹喂了，身材将来都走形了。“东北是没规矩。有老公公随便进产房的，有当哥的管妹妹体形的，这家人是有点儿不对劲是吧？”

“阴滋病”这个词儿曾红火过，指一群人怀疑自己染上了艾滋病，集体出现低烧之类的症状，他们不相信阴性检查结果，指责医院串通有关部门隐瞒病情，四处游走呼吁。为什么是一群相互认识的人，你情我愿的事不必做评判。最后确定为集体癔症。有位医生说：“能分离出一种病毒来是多牛逼的事儿啊，我们一辈子等都等不到的，怎么会串通隐瞒？”

浴佛节或初一，庙门挤不动。和饭店不同，外来香火不得入内。老女人祷告：“菩萨保佑，保佑我家孙女上公办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，考上好大学，找个老实的公务员男朋友，菩萨保佑，你吃也吃了喝也喝了，你是不是应该保佑呢你说，阿弥陀佛……”如此有礼有利有节，正心诚意，菩萨应该会保佑的吧。

除夕那天，下水道堵了。给疏通管道的工人打电话，回答说我就在旁边位置，你运气好，我运气也不坏，不光不加价，还该少收点儿。活儿干得很麻利。给钱（确实少要了），道辛苦，说过年好恭喜发财。他期待的眼神满足了，高兴地连说发财！发财！他平常是个能多挣一分就多挣一分的人，在节日里慷慨地图个吉利是他的信仰。

以对口小学学籍为壁垒的公办重点中学逐渐没落了，私立择校崛起。出于对爱和社会的理解，许多人拿孩子当支粉笔在课桌上日夜来回地消磨。她家孩子聪明听话，磨进去了。她又让孩子考班级前二十名，前二十名稳进省重点高中。初二上学期得了抑郁症。医生的处方是不许再骂，别补课，玩玩儿吧。比起初三跳楼的那个，算能接受。成绩下降得也不甚明显。

当路易威登进入本市那天，百货公司幸福到如临大敌，有很多前一天开车从周边县市赶来的人。中午以后，保安开始不耐烦地推搡人群，轮流入内，购物时间从三十分钟压缩到二十分钟。相邻的其他几个身价和国际名誉差不多的牌子却乏人问津。听说是因为这个牌子背出去别人认识。

修地铁，干道封闭了两三年，百货公司等于是工地里，生意清淡得使人想起人生的许多忧伤。来店里闲逛的人比在这儿上班的人还少，花钱雇来的营业员呈现出国营工人的精神状态。常有几个女孩儿窝在货架子下面，头碰着头说笑。我问过这么难受是干什么，一个业内人士回答：躲头上的监控。

秋天，坐在装满白菜的拖拉机顶上的一母三子进城来了，个个都健壮、开朗、俊俏，整天高高兴兴的。我家不渍酸菜，看他们活泼泼的也忍不住想买五十斤。他们不啰唆地自夸，过秤，有五十四五斤，大娘又从上面扔下来两棵，爽

朗地对小伙子说：“再给人家饶两棵，这玩意儿稀烂贱。”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回家疑虑地称了称，多说四十三斤吧。

院里有片黑土，春夏两季属于七楼上的孤老头儿。他在里头种花，都是些颜色泼辣的，大红大紫，还有硕大肥白的喇叭花和剑兰，乱葬岗般茂盛，几场雨过去，都窜到齐胸高。老头儿弄了很多用词严厉的警告牌，终日趴在阳台上警惕地向下看，大声呵斥试图摘花的人。弄得人人都挺紧张。虽然没几个人喜欢这老头儿，但是又怕他死了就没人再种花了。

那个西部重镇与全国所有大城一样，长年是工地，一片片巨型大楼，气魄吓人。当地人说，清洁工大多是周边那几县的，看他们的习惯就知道：喜欢扫完人行道，搞一块木头，在背风处当街点着了烤火。其实天还不冷。在金色幕墙玻璃下面，三两个人，在普拉达或爱马仕的大招牌下，专心地盯着微暗的火苗，安静地搓着手。

五星宾馆门口，一条穿着闪着银光、扣子紧绷西装的黑铁塔大汉亲自指挥停他的黑古斯特，内蒙古牌照，四个相同的数字。司机下车欲走，被大汉拽了个趔趄，口音很重：“来往的人太多了吧？停这儿行吗？把咱家车刮了怎么办？”“停车场有人给看呢。”“有吗？你叫他来，我告诉他几句话。”

来了个干部模样的人到派出所办户籍，说是某大机关的，回头打发人来。户口员问教导员，教导员说可办可不办的事儿就给他办了。一会儿，来个女的，也端着同样温和而冷漠的架子，说我是某某单位的，我们处长让我来取份材料。待那女人走了，教导员说你打开户政信息查查，那人是那单位的应该不假，估计不是官儿，那女人就是他老婆。一看，果然。

珠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不知如今的行市如何。我小学上过珠算课，哗啦哗啦响，聪明的能学会乘法，比老师快，我从1加到100得不出5050。那些年，不时有个成年人把自行车支在路边，挂起只大算盘，演示很多聪明的方法给路人看。他不推销什么。他来自珠算协会，好像是向群众义务普及的公家单位。人圈忽大忽小，他讲完一遍，喝口水，就走了。

那时，看下棋也是文娱活动，文化宫前有挂巨型棋盘，脸盆大的棋子能粘在上面，用根竹竿推来推去（东北不产竹子，所以这仿佛有微妙诗意），有棋院的老师讲。夏天，我爸领我去广场上玩时，他坐在人堆里仰脖子看，人不少，表情都很认真，因为这是玩儿。棋子上的字我都不认得。到人人都看不清棋上的字时，就散场了。其实他从来不下棋。

临街的旧居民楼一楼，窗户改门就是门市房，何况前面是干道上的公交车站，一个月的租金赶得上普通人半年工资。